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### 他的不朽愛人

4年後，貝多芬經歷了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感情歷程。一個叫格雷澤·特布倫瑞克的小姑娘跟他學鋼琴，1806年他在小姑娘匈牙利貴族馬爾托薩家裏作客。

格雷澤回憶在一個周日月夜下，貝多芬撫着鋼琴，用一種神秘而莊嚴的神氣，彈奏巴赫的一支美麗歌曲「若願素心相贈，無妨悄悄相傳：兩情脈脈，勿為人知。」

這個時候，格雷澤的「母親和教士都已就寢（按：歐洲貴族家中，皆有教士供養），哥哥嚴肅地凝眸而視着；我的心已被他（貝多芬）的歌和目光滲透了，感到生命的豐滿。——翌日早上，我們在園中相遇。他對我說：『我正在寫一本歌劇。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，在我面前，不論我到什麼地方，停留在什麼地方，他總和我同在。我從沒到過這般崇高的境界。一切都是光明和純潔。在此以前，我只像童話裏的孩子，只管撿取石子，而不看見路上美艷的鮮花……』1806年5月，只獲得我最親愛的哥哥的同意，我和他訂了婚。」

愛情的滋潤，使貝多芬暫時忘記失聰的困擾，並激發他旺盛的創作力。這一年他寫的《第四交響樂》，他認為是「一朵精純的花」。

此後他再接再厲，寫出古典悲劇《第五交響曲·命運》（1808年）、夏日幻想曲《田園交響

樂》，他從莎士比亞《暴風雨》感悟而成功寫出《熱情奏鳴曲》（1807年），這首充滿激情的樂曲是獻給他的好友、格雷澤的哥哥，至於第78號的奏鳴曲（1809年），充彌着夢幻和神秘氣息的奏鳴曲，其熱烈愛情的表現，不下於《熱情奏鳴曲》，則是為「不朽的愛人」格雷澤而寫的。

這一期間，貝多芬瘋狂地為格雷澤而癡迷，他情不自禁寫了以下恣情奔放的詩：「我的天使，我的一切，我的我……我心頭裝備了和你說不盡的話……啊！不論我在哪裏，你總和我同在……我愛你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但還要強得多……啊！天哪！——沒有了你是怎樣的生活啊！——咫尺，天涯——我的不朽的愛人，我的思念一齊奔向你，有時是快樂的，隨後是悲哀的，問着命運，問它是否還有接受我們願望的一天。——我只能同你在一起過活，否則我活不了……永遠無人能佔有我的心。永遠！——永遠！」

這段貝多芬愛得死去活來、纏綿則簡的感情，似乎已開了花，並沒有結果。至於後來雙方為什麼會此離，沒人知道真正原因，據羅曼、羅蘭的猜測，可能是因雙方地位懸殊——女方是貴族出身，也有可能是貝多芬缺乏主動，要對方久等，「也許以他暴烈、多病、憤世嫉俗的性情，無形中使他的愛人受難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絕望。」

（讀《巨人三傳》札記，之四）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##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下游廣州珠江橋

辭別了位於廣西東部，珠江中游的梧州，我坐上高鐵往東走，3.5小時後，到達廣東省省會，位於珠江下游的廣州市。既是河流行，我決定以到訪橫跨珠江的珠江橋（歷史最悠久的海珠橋，和最年輕的獵德大橋），作為廣州的遊走路線。

廣州市面積有7.5個香港大，人口1千2百萬，現存橫跨珠江的橋樑共18座；1949年前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建成的有1座，1949年後建造的有17座。踏足廣州地鐵站，我決定通過廣州市龐大的地鐵網絡（共13條線啊），乘坐地鐵去尋找廣州珠江第一橋——位於海珠區（廣州老城區）的海珠橋。

海珠橋始建於1929年，由美國公司設計承建，1933年落成。從地鐵口鑽上海珠區珠江邊，只見白色雕花欄杆沿江而立，欄杆旁是蒼天古樹，街道上佇立民國初年建築物，讓您在古靜優雅的氛圍中怡然自樂。再往前走，灰綠色的龐然大橋橋聳立眼前，上有三個金黃色大字「海珠橋」。漫步橋上，細看溫文爾雅中帶着絲絲動感，黃褐色的珠江水，飽覽珠江兩岸美麗景色，身心一樂也。

在橋上往前走，有銅碑碑塊，細訴海珠橋歷史，其中一塊上寫：「1938年，海珠橋遭日本侵略軍飛機轟炸，橋體開合器損壞。日軍佔領廣州後盜走橋上開合器。橋雖經維修，但中段橋面開合部分已無法復原，從此只能通過小船。」廣州第一珠江橋由美國人建造，後被日本人破壞而無法復原，這些歷史事實見證着：當年我們中國人要依賴外國人，被外國人欺負、被侵略的屈辱。沉痛往事讓我默然不語，滿懷悲慟中，我離開這滿布中國人民傷痕的廣

州第一珠江橋，走進地鐵站，踏上新征途，看望廣州最年輕的珠江橋——獵德大橋。獵德大橋建成於2009年，位於廣州近30年來飛速發展而成的天河區。從地鐵口踏上天河區，舉目所見，全是高聳入雲，盡現現代化氣派的建築物。往前走10分鐘，一座獨塔雙索面自錨式懸索橋——獵德大橋從天而降；它的塔身有如兩個貝殼相扣，造型新穎獨特。

沿着白色大橋旁的珠江邊漫步，藍天白雲下，那深紅色的杜鵑，翠綠的綠草草坪，和着深黃褐色的滔滔珠江水，畫出了優美斑斕的珠江油彩畫。獵德大橋旁挺立着廣州地標——位列中國第一，世界第二的高塔——廣州新電視塔（又稱小蠻腰），大橋和高塔互相輝映，美不勝收。讀數聲中，一艘小漁船揚着小帆駛進我的視線，船上老漁夫正往江中撒漁網，靈活的身手，矯健的身影，鑲嵌在這大橋和高塔的畫卷中，譜寫珠江流域這令人醉倒的浪漫圖像。

這就是廣州最年輕的珠江橋——獵德大橋，它由中國人自行設計和建造，獲得同類橋樑中，中國第一、世界第二的榮譽，及多項中國國家發明專利，它是中國現代化其中一個標誌。1933年—2009年，新舊珠江橋的建成時間相差整整76年，76年來，廣州的珠江流域共建成18座珠江橋（平均4年建成一座），橋樑讓民眾的往來交通方便快捷，生活素質大橋提升。

在廣州新舊珠江橋之間悠然遊走，親身感受位於珠江流域下游，南中國大門的廣州，在這短短數十年間的飛躍發展；我心裏洋溢着無限感激，感激我有幸見證人類發展的奇跡，見證我們14億中國人民方興未艾的美好生活……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### 嫉妒心使人變得醜陋

曾志偉與王祖藍是同返TVB掌管綜藝及音樂節目的大旗手，為有些人頓時心臟似受了一萬點暴擊，馬上有資深影視製作人、資深傳媒人等跳出來，對事件作出他們的主觀評論，甚至對人家的製作政策「指手畫腳」，被圈中人形容此舉猶如跳着不太浪漫的「華爾茲」，而且更看到的是他們的眼睛裏，有着三分涼薄三分譏笑，和四分酸醋味撲鼻而來。

直言認識曾、王二人但不深交的圈中人說：「在任何職場都是免不了『一朝天子一朝臣』的景況，雖不是『定律』，但，奉行不在其位不謀其事的心態，卻是植根在很多人的心裏，特別在非非常現實的影視圈裏，台前幕後人的際遇，往往要面對經常的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的不同狀況，自命為千里馬的，不斷在尋找他的伯樂，可是在營商的大老闆們心裏，永遠是『不管白貓黑貓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！』潛台詞是誰能為公司創出名利雙收的業績，誰就是『財人』，若說人家是唯利之徒，自己亦要無心自問如位處老闆級或主管級的，何曾不是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呢！」

電視台每次的人事變動或管理層調職，自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，由於多年來缺少競爭對手，有部門的團隊待得舒適的日子久了，不想有太多的「郁動」，有權支使可，甚至有某些人故意擺出一副「我是刁民」的態度，然而他們忘記了嫉妒心總是會使人變得異常醜陋，不過有更多願意努力工作的電視幕後人員，知道新官上任時，節目製作都有一番新景象，新節目到底會否受歡迎？也是要經過播出後觀眾的反應而定，所以人的鬥志是需要有點刺激、衝擊去激發和帶動，新點子的節目能否令觀眾有刮目相看的感覺，乃是未知之數，但不做「豬隊友」卻是堅定的。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## 積極參與

這幾年香港演藝圈的路幾艱難，內地的蓬勃發展，本來以為內地平台是香港演藝人員的最大靠山，可惜這幾年香港開拍的電影少之又少，投資對亂龍的香港卻步，內地同樣如此，加上疫症，電影沒有得拍，演員沒有得做，歌手沒有得唱。除了一些大公司撐着之外，大家都只是望天打卦！

奇怪的是有位投資者卻大膽地創立娛樂製作公司，且大膽地去策畫人歌手，他是天盟娛樂的顏培培（培哥）。他邀請了陳欣健拍檔，出任他公司的董事，旗下簽了陳展鵬，主要為他出唱片，還有海俊傑從內地回歸，亦有組合天堂鳥、Bingo等。

陳展鵬21年沒有出唱片，培哥令他重返樂壇，培哥還令海俊傑變成電視劇中的暖男，實在令我很意外！還聽說他要把組合「天堂鳥」分拆各自飛。

此時此刻仍有人如此努力在香港演藝圈加油，培哥坦言因為他對香港仍然很有信心，對中國內地更有信心，他正期待香港快些恢復過來，希望香港人真心地對待未來。

自從曾志偉加入無綫當領軍人之後，不少圈

內人都頗為雀躍，認為他的加盟是一件好事，令業界有回歸到正軌的機會。志偉此時仍是千頭萬緒，但也不能因此而拖慢腳步，因為這幾年業內人都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所依，失去了工作，必須有人切實執行實事。天盟娛樂亦非常積極希望影視樂都能有一番新景象，他們作為加盟者也望盡更多的力！

不少藝人見到內地已恢復過來，他們知道要把握機會了，故此都紛紛決定只要有合適的工作，寧願回去接受隔離，要隔離那麼長時間也是一種考驗，最近見吳岱融夫婦便在隔離中，呂良偉、阿B鍾鎮濤一直在內地，還有很多其他的台前幕後也在內地大半年有多。而天盟娛樂的陳欣健亦因工作需要已回去個多月。大家都很想內地配合政策，只望曙光再現！



天盟娛樂成立，培哥（右三）和陳欣健（左一）與好友合攝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鍾倩

### 祖孫三代的閱讀故事

一個人堅持閱讀和寫作是尋常，但是，一個家庭祖孫三代都熱愛閱讀和寫作就不同凡響了。由現代出版社出版的《韓慶祥家庭成員作品集》，匯聚韓慶祥先生一家七口人閱讀和寫作的智慧結晶，除了孫子的仿古詩外，全部作品都在報刊發表過。著名作家逢金一先生真情推薦，「這是一部極具特色且很有意思的好書。它因為這個和善向學的讀書之家而芳香四溢，因其源於生活而情真意切，因其寶貴的社會紀錄性而深沉溫暖，又因其所反映的時長而具有了家史的某些特徵。」

韓先生一家八口人，我見過其中七口人，因而對他們這個家庭有一些了解。兒女事業有成，孫輩學業優異，而年過七旬的韓先生與妻子劉榮萍，退而不休，經營產研，投身公益，奔波忙碌，不亦樂乎，2020年底夫婦二人同時被發展為市作協會員，成為一大喜事。或許，有人會問，這個家庭究竟怎樣做到如此「步調一致」和精神和鳴的？他們斥資耗費心力出版書籍又是為何般？其實，認真捧讀全書，就能找到答案——韓先生雖從事機械行業，但從19歲就發表文章，曾登上《人民日報》引起轟動，57年來勤耕不輟；妻子最初從事會計工作，後來當過20多年語文教師，其父輩與兄弟搞收藏，建有《山東省劉氏古鐘錶博物館》面向社會免費開放，文化積澱可想而知；兒女供職省城媒體，學生時期兄妹就在《泉城周報》同台發表文章，並展開觀點交锋，女兒曾在「小紅花徵文」、「中學時代」作文比賽中多次奪冠，後來當過報紙編輯；兒媳在企業做高管，長年熱心公益事業，女婿身為公務員，為人樸實，做事低調，他們同樣文筆斐然；而孫子和外孫女深受家庭熏陶，幼年就癡迷讀寫，琴棋書畫全面發展。試問，這本書的精神成色能差到哪裏去？再問，這樣的大家庭出書的又有幾例？

無須過多諛語，書就在那裏，讀過方知韓氏家庭的精神密碼和相處之道。全書共計31萬字，收錄七口人作品，韓先生考慮外孫女剛入學尚不成熟未有收錄。這本書出版之前有一個「小序曲」——2019年4月20日，《朗讀者II》濟南讀者見面會上，韓先生攜妻子、孫子登台與央視主持人對話，分享一家三代的閱讀故事，並把裝訂成冊的《韓慶祥家庭成員作品集》贈送給董卿欄目組，被譽為「一本特殊的家譜」。活動現場，韓先生與董卿有了一個美好約定：等正式出版後再送她一本。

這絕不是說說而已，在女兒的協助下，庚子之年伴著疫霾新書面世，他們一家就像過節般喜悅，一脈書香以這種方式傳承下去，廣續祖孫三代的文化芬芳。對兒女來說，這是父母送給他們最好的禮物；於孫子和外孫女而言，這是家族的記憶、無形的財富和生命的希望。書中家庭成員作品，時間跨越半個多世紀，見證時代發展脈動，記錄社會改革變遷，定格家庭生活瞬間。每篇作品文木都標註有發表報刊和時間，以此致敬和感謝副刊編輯。倘若用兩個詞概括，就是溫馨、溫暖。韓先生5歲喪母，被接到濟南，從求學工作到成家立業，再到年過五旬自主創業，有太多艱辛和坎坷，但他的筆端始終流淌著對家鄉的感念和對生活的激情，氳氳出天倫之樂和悲憫情懷。令我深受感動的是他的博學善思，他喜歡旅遊，足跡遍布無錫、廈門、新羅、德國、台北等，每到一地，他養成早起半小時跑步的好習慣，在晨跑中了解當地風俗，甚至手抄描繪地名等。

妻子劉榮萍自有文學功底，講述父輩和兄弟的收藏故事娓娓道來，蘇鐘、懷錶、玉牌、佛瓶、洋酒瓶、瓷獅子、放映機、皮套鐘、明代方桌、沉香扳指……她分明是在講述一個家庭與器物之間的聚散因緣，以及附著器物之上那段相屬相連的艱苦歲月，悲歡

與遺憾，幸運與歡樂，讀來令人觸發回憶，淚眼朦朧。

有目共睹的是，兒子、女兒、媳婦、女婿的作品，與韓先生夫婦構成「互文關係」，關於青春、成長、教育、相處之道等，撲面而來的親情和孝道，令人無不動容。如女兒所寫，「如果把我們四口之家比作一個小團隊，團長是我爸，政委是我媽，老爸負責文化建設，老媽負責思想建設，如果說無微不至的老爸帶給我們生活上的關愛，女王範兒的老媽則負責教會我們怎樣生活。」孫子冰果的詩詞歌賦出口成章，蘊藉高遠志向，以一首詩作為例，「風霜雪露長為客，已是六年學海動。望之明日前程旅，任重道遠路難尋。千回百轉志不改，千鍾百煉追夢人。今日佳音傳四海，一朝平步上青雲。」不問年齡，很難想像這首詩是14歲初中少年有感而發，那麼灑脫自然，那麼生氣淋漓，字裏行間躍動著一顆飽滿而自由的心靈。

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說過，閱讀和家庭是整個教育的重要基石。韓先生家庭成員作品集，很好地詮釋了這句話的深刻內涵。一家人堅持閱讀和寫作就是最好的家風家訓，為下一代打好精神底色，提供文化滋養，這就像給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開設一個「心靈賬戶」，不斷存入善良、誠信、勤奮、進取等品質，待他們長大後有一天會頓悟：「嘿，原來閱讀才是最大的財富！」新書出版以來，韓先生夫婦奔走在省市圖書館、大中小學和社區之間，免費贈閱書籍，播撒閱讀種子，點燃希望與夢想，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布道和修行？

正如周三讀書會創始人李炳鋒先生在本書序言中的懇切之語，「但我相信，在當今浮躁的社會，文集一旦推出必將產生積極的文化效應和社會效應。」願這一脈書香，能夠永遠廣續傳承；願韓氏家庭閱讀現象，能夠被愈來愈多的家庭複製和模仿，推動書香齊魯行穩致遠！



落地觀察 湯煥兆

### 網課應對

一些孩子要回校，一些不用，教師心力交瘁，上完真人課，又要搞網課。其實家長也可憐，一些家庭中哥哥要上學，弟弟不用，不夠人手照顧只好早上一起回校，然後弟弟再趕回家上網課，選入網課遇上老師問為何，其他家長聽着弟弟原來已往返學校跑一圈，盡是同情，唉！

有家長說看網課，都會發現多件事，一就是孩子比平時更不專心，二是老師也很辛苦，不斷想抓緊同學們的專注力。第一個情況，其實大部分人也理解，尤其是自己工作上去做遙距網上會議的，大人對着螢幕也忍不住放空走神，何況小朋友？環境很重要，沒有了同學和老師真人在身邊，當然想玩玩筆摸摸頭髮，也不能怪孩子。我只希望孩子不會誤以為這樣就是學習，那些有限的互動，真的看得人心痛，都把孩子當機器人了。還未說孩子的

眼睛都累了，天天盯着螢幕，我們也多煲了菊花杞子給孩子補補眼！

至於老師，看到他們起初努力地使用網課軟件，又要應付家長突然開聲直接對話，真的替他們辛苦。有次聽聽到小一的孩子糾正老師用軟件的方法，尷尬到不行。孩子比老師更早拿控軟件運作，老師追不上，還要被一眾公婆婆婆奶奶奶聽到，顏面都沒了。還未計算課程編得欠佳，有退休同行聽到，批評一番呢！

說回孩子，沒辦法叫他集中是常態，因為知道這些要求也不太合理。我們有準備一些紙筆給他，除了抄筆記，真的太悶時就讓他圖像化上課內容。

有時畫起畫來，也隻眼開隻眼閉了，總好過他不關玩滑鼠和轉虛擬背景。小息時，早已準備好彈簧及樂高，讓他有動靜皆宜的放電活動。

快上來說，還是很想他們能盡快上學，恢復正常社交呢！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### 春柳青煙回長安

相較於春節搶票，我更鍾意3月回家。除卻疫情之外，過去十年間，都是3月下旬回家小住兩周。若是春光明媚，一家大小驅車沿着環山路，在終南山下一處一處探看春色。草堂寺裏遍佈海棠，花深徑幽，粉若雲霞，亭台樓閣，修竹森森。祖庵鎮上的重陽宮，全真道人鶴髮童顏，倚樹靜觀。一字排開的高大石碑文，精深耐讀。飢腸轆轆之際，再拐道去秦鎮吃一碟正宗的涼拌米皮，喝一碗小米粥，外加兩個新炸油糕。老老小小個個腹滿心寬。道路兩畔盛放的玉蘭花，把清幽淡雅的香味，悉數釋放在了晚風裏。

遊興未盡，已是暮色四合。輕車熟路，車窗半敞，涼風微拂，鼻息間淡香幽馥，甚是好聞。

若是恰逢杏花微雨，守着窗下一樹冰肌玉骨的李花，圍爐烹茶，爐膛裏煨着紅薯，爐面上煮着花生。甜膩的焦香裏，一家子不論世事，漫談煙火，流動在空氣裏的都是歲月從容，人世靜好。

有一年3月，還有幸趕上了一场春雪，嫩柳附雪，嬌芽着粉，異常的清新潔淨。早起特收了兩大盞樹枝上的積雪，手都凍得通紅。雪水還在爐上慢火滾煮茯苓茶呢，後院自家樹上去年採收的一大簍乾核桃，又全都擺在了桌上。不管是從

哪裏回來的，也不管才剛吃下了多少東西，只要嘴巴是閒着的，能搜羅到的好吃好喝，就會源源不斷地擺上桌。食物裏蘊含的情感，已非一段文字所能描摹，沉澱在記憶裏，發酵成取之不盡的能量，再苦的生活，也能撐着牙咬走下去。這是中國人最柔軟的地方，也是最能讓人體會到努力的價值所在。

中華文明之所以數千年沒有斷層，沒有湮滅，也沒有淡淡消散，亦是源於如此。一輩一輩人，不如西人善用言辭表達，但能用變化萬千層次分明的食物，把深遠的情感，凝練得豐盈具體。南北風味，各式小吃，八大菜系，細細細摸，莫不如是。酸的爽口，甜的幸福，苦的咋舌，辣的誘人，依託不同食材，搭配各式佐料，在每一個菜式裏融合調和，在每一種風味裏千變萬化，征服了淋漓盡致的口腹之慾，也讓自由幻想的精神棲息地裏，開出了大片大片家國情懷的花朵。

文化依附在食物上，文明傳承在親情裏，潤物無聲，又延綿厚重。這也是中國人最中國的一個地方。

疫情猶如一道水閘，把自由通暢的河流徹底阻隔。雲端再強大，線上的活動再豐富，AI模擬的場景再逼真，始終無法替代一個最真實的擁抱，

所能滿足的情感慰藉。人終歸是情感動物，需要通過耳聰目明來捕獲渴盼的一切資訊，需要通過色香味俱全的感觸，達成人之所為人的情感需求。任憑技術革新，一日千里，也實難改變，咫尺之間流淌着的點滴情感分毫。

疫情封關之後，到今日，已是第二個不能如約回長安的春天。身邊的紫荊花粉白燦爛，三角梅如火如荼，白杜鵑、粉杜鵑、紅杜鵑開得滿坑滿谷，黃花風鈴木才開謝了，木棉花又殘紅委地，無人拾取。春天和春天，看似一樣的嬌嫩欲滴花色濃重，卻遮蔽不了九曲回腸裏，婉轉徘徊的絲絲念想。

曲江池上碧波漾，興慶宮中藤蘿長。咸陽古道新綠，白鹿塬上花開。渭水潺潺，灞橋依依。春柳青煙，何時才能再回長安？



圖片是舊年拍攝於白鹿塬上的桃花。 作者供圖